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二

宋 李昉等 編

求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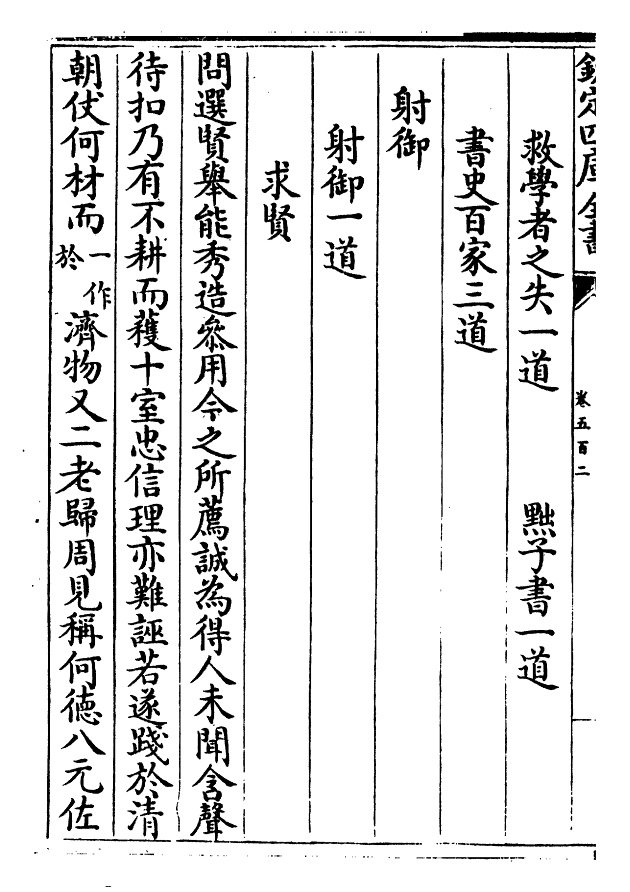
求賢三道　高潔之士二道

請以族類求賢一道　尊賢一道

請行賞罰以勸舉賢一道

文學

議文章一道　採詩一道



救學者之失一道　黠子書一道

書史百家三道

射御

射御一道

求賢

問選賢舉能秀造參用令之所薦誠為得人未聞含聲待扣乃有不耕而獲十室忠信理亦難誣若遂踐於清朝仗何材而（一作於）濟物又二老歸周見稱何德八元佐

舜見述何功茲泉以何術見稱莘邑以何辭作相一作仕

雲臺畫象述其先麟閣稱名標其道

對

對昔者聖人之立極也選衆舉能列官分職以通天地之德以類亭毒之功臣哉鄰哉時用遠矣主上重光纘曜紹開中興拜輶軒於受命之初希俊賢於御極之日茲乃羲軒之志堯禹之心勤求道要闕所望於清光哉故鄧林有必至之才崑山無藏價之寶可不謂然乎走

臣一作以妄庸藝無蕪採繆從畢列應此嘉薦誠非鈍朽所能塞充然天休一作光震動虛求秀逸揚於王庭亦僶俛矣顧當叅明試獻嘉猷竭讜聞數大體言用身退以酧萬一豈所謂不耕而穫邀名幸時而已哉今見屬有司恭承下問懋陳常務自謂無竒若得飭躬名見對揚天休下學上達舒憤竭情則亦引諭陰陽較明時政之要感激狂直甄摭授受之宜效其涓埃以增海岳耳若遂踐清朝濟時成務其道甚大惟變所適俾聞後命則

藏器而動顧以吏僕亦何盡言曲學鯫生居今志古若乃忠為令德功實佐時披卷懷人恨為異代雖憖非博物敢不揚言則夫西伯善養夷齊以讓國歸老帝舜舉能元凱以通才授職維師尚父韜鈐乃適道之功相時阿衡鼎飪為獻君之術雲臺紀績吳鄧懿其元勳麟閣圖功衛霍流其茂實謹對

求賢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第二道策 吳師道

同前

問棘津登輔不因階於尺木莘郊作相豈憑資於累遷葢道有攸存時無可廢爰曁澆訛必修（一作循）班序先容乃器因地拔萃共相沿襲遂成標準令聖人務切懸旌心揺啟繇（一作旆）雖衣冠華胄已喬遷於周列而衡泌幽人罕遥集於魏鼎豈英靈不孕於山澤將物理自係於古今無蔽爾辭切陳其致

對　　上官儀

對鳳德方亨必資英輔龍光未騁實俟明君既藏器以

須時亦虛襟而待物莫不理符靈應道叶冥通類霜降而鍾鳴同雲蒸而礎潤秘策赴之如投水神心應之若轉規用能感會一時抑揚千古是以沉鱗暫躍遂游泳於天漢墜羽纔遷乃騰驤於日陸弘心體之妙旨播舟水之嘉謨義列丹青德融金璧迨乎時鍾季叔化漸澆訛拔萃之惠罕流因地之階愈篤使西都金陳一作子奕葉稱榮東國袁生八公為貴廷尉之明窮識理十載無知黄門之妙極摛文八遷寧進徒使干星秀氣永翳窮

塵照廡奇光長湮幽石自可循風市馬襲軌求龍三年不虧七年無廢戔戔束帛指丘園而畢陳翹翹車乘望林泉而載輅則材標海若霧集丹墀德表星精雲飛紫闕豈直高尚之士遥集於台司衡泌之儔喬遷於鼎職

謹對

高潔之士

問惟堯則天全潁陽之節惟禹奠州遂滄州之美然則高潔之士出於盛明廉恥之賔不生澆季自皇唐受命

驅駕前古貞遁不聞風軌莫繼豈端操之範獨秘於往辰將奔競之徒頓騁於兹日緬懷長往有懵深衷佇聽離一作諸賢以祛心疢

對

對則天分命箕山多長往之賔濬畝劬勞滄州有肥遁之客是以北荒孤竹甘一作隱草澤而輕周南岳紫芝翫林泉而恥漢此葢為匹夫小節未達汾陽之旨獨行幽姿寧動少微之宿豈若大風在夢非熊入兆下箕尾而

稱師委旋頭而作傳自大君有命遠頒天紘晝岩穴之英竒揔濠梁之邁軸脫荷裳而襲朱紱解薜蘿而綰青綬五尺童子羞稱荷篠三事大夫耻觀瓢飲將使鄭君谷口擅不言之謡曹相府門多清凈之化方知聖人在上真隱不獲全其髙淳風所偃幽真不能固其節麛卵一作麛貍得性麟鳳所以呈姿山林不夭風雲以之通氣物既禀和而適變士亦感類而相從調餁自可怡神烹鮮足堪養性猶謂寒泉獨善未臻授手之仁薪槱兼濟有

助興王之道謹對

同前

田　偁 總目作田恪

對聖人出震博訪芻蕘大帝登庸詢謀師相是以周稱尚父呂望擢自磻溪殷曰得賢傅說求諸版築莫不舟梁羽翮鼎實鹽梅表區寓之明明成朝廷之濟濟自隆周洎乎幽厲朝政在於諸侯炎漢至于哀平威權任乎卿相貂蟬耀彩雄俊遍五侯之門劒履生光賔客滿四豪之第吹竽彈劒犬吠鷄鳴用才各任所能取士不求

其備弓旌之命非道德之門蒲帛之徵非有道之室方今前疑後丞龍翰鳳翼左輔右弼岳氣星精加以徵逸璞於岩廊索遺珠於窮海丘園之下羔鴈成行閭巷之中軒輅相次玄纁之禮既備巢父長謝山林珪璧之問不空夷齊豈食薇蕨

請以族類求賢　白居易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效其用君賢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辨之集無此二字其術

安在

此下七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問答皆居易作

對

對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効其用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者豈不以貴賤相懸朝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慺慺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惟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

古已來亂多而理少者實此之由也臣以為求賢有術辨賢有方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矣近取諸喻其猶綫與矢乎綫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綫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必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求必以類至此亦猶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人以德義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者必朋集作用於正直不朋於頗邪以貪冒為意者必比於貪冒不比於貞廉以悖慢

肆心者狎於悖慢不狎於恭謹何者事相害而不相習集作利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察流濕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則集作必羣分而自見求之於集作之人術辨之於集作之人方於是乎在集有此字矣

尊賢用厚禮以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逸集作造曰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

之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乎

對

對臣聞政理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之由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有故集作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屐皮幣之禮盡揖讓之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

矣凭几據床以令召焉則廝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廝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為不可名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為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况於開帝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

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善盡美之事畢矣

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容易其所舉耶

對

對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頻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

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内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遺遺集作違濫斯所以合陛下尚有未得賢之嘆也伏唯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才授以小大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課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

以相保責輪轅以相承求集作俾夫草靡風行達於天下則天下之耳盡為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為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議文章碑碣詞賦

問國家撫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炳化集作焉然則述作之文久而生弊書事者罕問於直筆褒美者多覩其虛詞今欲去偽抑淫芟蕪刻穢黜華

於枝葉反實於根原引而求之其義集作道安在

對

對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

有矣故歌詞賦頌讚誄碑碣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焉集作矣有愧詞者焉集作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世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之理化成之教也其古之為文者上以備王教繫國風下以存警誡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不覈實則勸懲之義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莠稗秕生於

穀反害於穀者也淫詞麗藻生於文反傷於文者也故
耘者耘稂莠稗秕所以養穀也王者删淫詞麗藻所以
養文也伏唯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詞賦合
警誡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奬之碑誄有虛美愧詞者
雖華雖麗禁而絶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實抑美者
誠宜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文章不與
三代同風哉集作同風歟

採詩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焉安集作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大夫以為何如

對

對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已之過所以立理本道一作遵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

聲諷刺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咏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謡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

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决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髪之善者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者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斯之謂歟

救學者之失 禮樂詩書

問學者政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通其㫖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賢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為言行播之為風化何為何作得至於斯

對

對臣聞化人動衆學為先焉安上尊君禮為本焉故古

之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删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為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欲以（集作使）四術並舉而行之萬人相從而化之（集無之字）然臣觀太學生徒讀（集作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同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棄本而從末棄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

之憂顧禮有未行之嘆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脩習之名而無訓道之實也伏望審官集作工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為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四代典謨為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為節不專於俎豆之數裼襲之容也學樂者以忠和孝友為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

用之於宗廟是故溫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和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覩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問子書

對

對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小說興微言絶則異端起於是乎歧分派别而百氏

之書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班固序之詳矣是非取舍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九流之偏説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為之隱退況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消蕩乎斯所謂排小説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畧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書史百家

問卦分江使莊子神龜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貯禮樂而齊鶩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競有慚屑玉之化無異雜鉛之實請用於火恐指傳奕之讖將扇其風復奕芟夷之義上塗交戰一為觧環百兩之篇孰闢其善七分之術孰著其能誰求天下之書誰決塚中之籙識二簡者何子覩四轍者何人

京兆耆舊之篇起於何代陳留神仙之傳創自何人誰先孝子之圖誰首逸人之記倘無談於雕棘將有薦於抜茅

對　　　　許南容

對夫皇王範物經籍訓人澆浮之説漸列文質之規斯變故九流異軫一作軼百氏齊鑣枝分葉布千門萬户雖復言有踳駮理或叢殘時指屑玉之譏閑起雜鉛之議妨工惑善招惡左傳昭德今作招惡疑塞違比夫群岳參差各有

蔽虧之勢衆川浩蕩俱資潤澤之功且夫三代之道未能無弊六經之教尚皆有失其於子史何獨尤之若以失而便廢則書禮之法可捨短而從長去泰而除惡咸用於火竊未為得各言其志亦何傷乎乃好尚不同撰述各異並流鉛槧咸著蓬山京房惟善於七分張霸心明於百兩酌筋决塚中之録陳農求天下之書識二簡者廣微（束晳字也）覩四轍者周穆京兆耆舊光武創其篇陳留神仙阮蒼述其事梁鴻作逸人之傳（一作記）劉向修孝

子之圖斯並賢者傳之不朽謹對

同前　　李令琛

對日月經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地畎澮資其廣深俱麗於乾綱同歸於坤一作坎軸況六經既出百子並騖萬卷五車七略四部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連珠之寶當有求書之官遠探禹穴近聞汲塚之文具修蠹簡或陰陽不謬朱紫自分仲任叢殘之識並非通論稚用翡翠之喻實得大方豈重以芟夷加之

翦截敢申直筆以塞異端則有百兩之篇張霸所善七分之術京房獨精陳農訪天下之書荀朂決塜中之策識二簡者束晳觀四轍者穆王京兆耆舊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起自阮蒼劉向修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謹對

同前

對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以興典謨斯起即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周宣父挺生

删詩書而反魯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靈啓群主之耳目洎乎尼山落構梁木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一作漫起於是墨承諸廟孟繫司徒八字一作承請廟係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逞能於千樹孫武絢其韜畧蒙叟混其鵬蜩葛洪述内外之篇劉安論黄白之秘楊誆思於全性鄒鋭想於談天商君旣擅於刑書尹文亦諒於名實吕韋博識載槁懸市之文鬼谷多才爰初飛箝之作自兹以後其流甚繁雖云有異於微言亦可觀於

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政刑或富國成家或懲惡勸善進既資於助國退亦取於理身實翰墨之泉源信文章之隆藪故馬遷修史列之九流班固叙書著之七畧今欲議其刪削語以芟夷便是絶學者之多聞爽國家之廣畧學雖不敏未敢從命謹對

射御

問五曹演妙六轡騰英吹蘆延奇貫葉騁術眷兹兼藝理國曰資取要適時何者為急然則旁觀往籍逖聽前

規六藝之道同歸十哲之流必習何則書數之事獨列於學官而射御之利不分於師氏令欲鳴鸞逐水落鴈穿楊並列膠庠可乎不可至若魏臺漢帳誰擅其能三正一侯孰當其禮軒轅訪道驂其乘者何人夏禹奠山究其理者奚是近從曹馬遠逮羲軒所創之功並宜別白

對

對觀天察地必藉於四時奠主安人莫先於六藝若乃

九官筭法六藝數也秘法六範轡也六藝御也奇功懸針垂露六藝書也之能落鴈啼猨六藝射也之妙永言四術咸濟於時譬以五行理難廢一至於出入軍國之謀道達陰陽之氣取要適時射御為急者先王建國正位辨方順文武以分官仰星辰而布教使僕者知其五御射者掌其六耦各班師氏咸有司存此則垂範將來為國要道何必附輿執轡同歸鴈序之庭七禮五䩥射也並列鴻都之學事資仍舊無或改焉爾其仲將之署魏臺梁鵠之題漢帳聲傳千

載能抗兩朝三正實諸侯之儀一侯乃大夫之禮軒轅訪道昌寓驂其乘夏后奠山竪亥窮其理紛綸前史迭聽可尋竊以遠覽羲軒近觀曹馬心計不過於隸首善御孰若於王良史籀飛毫鍾繇騁翰后羿持箭李廣張弦所創之人所工之事畧陳一二固難悉備謹對

文苑英華卷五百二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

宋 李昉等 編

乾象律歷門二十三道

習星歷判

得甲稱人有習星歷屬會吉凶有司劾以為妖疑疑作款云天文志所載不伏

對

南正司天北辰列象貽囬可議坐徵雲漢之詩歷數難推自合史官之序當今銅渾設範玉衡齊政編氓各業庶績其凝舉而推之雖頗會於終吉子不語恠竟貽咎於為妖彼何人斯獨探幽説然古人垂教良史屬詞重

黎掌日得唐堯之躔次甘公言星明漢家之歴象遐覽前志事有職司攻乎異端誰任其罰請實霜典無取星占

同前　郭休賢

天道非遠人情難測俯察仰觀知來藏往顧惟所習頗曰常途取則四時識乘蛇之度數明諸六歴辨廻蟻之循環習洛閎之平生得陵渠之志事既知休咎同入精微攻乎異端自貽伊慼必若門傳良冶亦觀過而知仁

如其職異靈臺乃欽哉而難邱劾爲妖妄何太忽諸引以天文未聞其可

同前　　韋恒

玄象垂文星辰作範休咎之徵斯在吉凶之跡可明秘以人倫得之邦國既河長而山久亦自古而迄今尚有不遵典刑黙習推步眷兹所學幸遇休明慕劉氏之高蹤仰張衡之舊業既而秋槎將泛知河漢之明梭太白初高識將軍之出戰雖灾祥之屢犯在徵應之可憑若

彝典以斯違亦公途而難舍有司情惟糾慝志切繩違告為妖訛事恐乖於五聽科其犯禁誠有叶於三章

同前　　　　薛重暉

藝術多端陰陽不測吉凶潛運倚伏難明預曉灾祥子產稱博通之首逆窮否泰裨竈為廣學之宗是知羽駕奔星初平言七日之會乘槎上漢嚴君定八月之期習學之規技無妨於紀歴屢會之禮法禁言於吉凶英華作會之禮法禁妄言於吉凶非有司嫉惡居心繩愆轸慮恐惑彝憲劾以

為妖冀必静於金科庶不刑於玉律眷言執㫖雖欵載於天文審事語情實恐迷於至理即定刑罰恐失平反庶諧有司方期後斷

同前　　褚廷詢

和氏命官疇人繼職裁度一作成歴數辨正隂陽雖日月星辰無幽不燭而吉凶性命象在其中所以班固題篇編而作志馬遷著史取以成書安可私議災祥公違典憲仰秦儀而雖隅瞻漢綱而斯存豈得日用不知都勞

帝力天文妄習仍委國刑宜峻典夔以申平反

同前　徐楚望

大君一作唐有位北辰列象庶官分職南正司天和玉燭而調四時制銅儀而稽六合是則官脩其業物有其方彼何人斯而言歷數假使道高王朔學富唐都徒取術於人間故無聞於代掌多識前載方期為已役成稱一作則賤寧是潤身眷彼司存行聞糾慝語其察變應宗石氏之經會以吉凶合引班生之志誠其偏習宜肅正刑

家僮視天判

甲於庭中作小樓令家僮更直於上視天乙告違法甲云專心候業不伏

對　劉庭琦

士惟各業法貴師古苟睽厥道蓋速其尤甲也黠人頗遊玄藝門庭之中駕小樓而對月星象之下縱微管以窺天懸究昭回遠探雲物傳諸子弟頗覿前修授以家僮未詳其可雖有詞於候業亦難免於刑典更資研問

方寬糾繩

同前　蘇綰

聖人作乎萬物惟乂百寮分事命南正而司天五緯連衡遵北辰而列象莫不上稽天道下授人時率由舊章克備常典辨躔次之無忒識運行之有度南躔日至爰有望於靈臺東陸春歸方可覲於太室必若官非代掌業異家藏復王朔漢有王朔望氣英華作覇非之精才有唐都之秘術不在其位理宜昜於閑邪有犯於時辭豈逃於語怪

惟彼甲也能徵訟乎僮則無良異疇人之子弟乙惟嫉惡復呂氏之刑書庭除遐瞻寧用圭而測景樓中仰視徒以管而窺天攻乎異端既殊氷檗在乎正本請寘霜科

同前　　薛驥

仰觀俯察通幽洞微明分野之災祥知廢興之休咎故漢皇應籙瑞日揚光宋景推誠妖星退舍所以標之甲令著自前經苟非主司習者多罪甲官非馮氏名在平

人詩書爲席上之珍無聞教子圖緯豈門庭之事輙訓
家僮公然有違法在無赦難專侯業定欲窺天措之罪
刑應須搶地乙告非法既叶公途請寘條章無容詞訴

同前　　　　　　　　　　　崔翹

易不云乎仰覩時變詩有之矣上列昭回國家蓋轉銅
渾灰飛玉律晷光侵而鼓應暝色下而鍾鳴月穆穆而
增波煙蘩蘩而不散茍非其局必寘刑名甲命家僮心
謀窺管至如長雲氣色京房有隱士之占德星夜聚太

史有賢人之奏儻泛言古事自合張裕之流如私習天文請寘呂刑之訓必也業傳方治名隸保章寧失不經豈濫無罪待窮由緒方正糾條

同前　　　　　　　　　　　貟俶

聖人體道雖旁行而不流君子為儒亦博覽而多識甲誠不敏嘗窺秘文傳妙術於青猨得精符於翠鳳管公明之好事不寐每踰於夜分劉子政之多能觀星或至於明發固當率由古道仰止先賢既非日御之官當晦

風占之跡況門庭之内賔友相趨遂乃別構青樓迴披丹檻當牖異紅粧之女寓宿乃蒼頭之僕董舒災異主人猶且致尤雕語怪神秦帝尚令下獄既私庭竊候罪已一作乃良多公憲正詞刑其無捨但以考陳生之國志嘗有其人徵葛公之蜀科未聞斯罪古今異政夫何足疑待更細推方從公議

私習天文判

定州申望都縣馮文私習天文殆至妙絶被隣人告言

追文至云移習有實欲得供奉州司將科其罪文兄遂
投匭請追弟試勑付太史試訖甚為精妙未審若為處
分

對　　　　　　　　　　崔璀

精心寧寂綿思洞幽既訊水之如符亦言天而若印昔
聞其事今覩斯人馮文儒術圓冠識均方士恥蒼蠅之
迷夜重鳴鷄之唱晨一作曉由是微神穿石流觀刺井探
九玄之微妙察五緯之綱維眷彼傾河言不乖於順雨

循兹險澗罪巳掛於秋霜隣人嫉深始求資於魏闕友于情切方辦過於堯年由是皇旨鑒徵刑不阿附一作附重旣令付法須裁典憲按其所犯合處深刑但以學擅專精志希供奉事頗越於常道律當遵於異議卽宜執奏伏聽上裁

馮相會天判

甲為馮相氏掌十二歲以會天位闕於冬夏致日所司科之不伏

對

惟甲馮相稱氏陰陽具司登臺窺天庶無乖於經紀覩景致日方不越於躔次自可式旌典法克審璇衡或禨災於未彰亦表瑞於先覺而乃曠我后之要列効羲和之廢時愛陽南臨既睽於宿偶月令宿離不貸註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畏暑北至又闕於瞻度儻冬夏失度分至乖道則六氣不節五行混施爾職不恭天位斯忝所司科處誠謂合宜徒事薄言終資按法

以管聽鳳判

乙以管聽雌雄之鳳而不合將罪之云中國無嶰均者

對　　遠奚珣

鳳凰于飛聲中律呂雌雄是聽道在伶倫通乎忽微探彼幽賾贍言乙也忝跡於倫一作斯豈術數之未精飾詞之而有訴且軒轅已降歲序茲深推律者寧止於一家探竹者無聞於絕塞遐求嶰谷近捨金門荀勗聲高懸同此設京房識遠有愧其能既一作多謝知音宜從寘罪

為律娶妻判

甲善筭為律娶妻生子人告其妖不伏

對　　　　周之翰

甲道窮靈府藝盡數原探鄒衍之幽谷總洛閎之妙術洞律呂相生之道尚陰陽更配之理推計必究其精微變育乃均乎造化言其孕子如逢蘭夢之徵語以好仇似叶楊子之慶且智殫風律尚有革於京生况妙極玄穹豈無知於鄧道稽之自古尚不為妖察之於今如何

結罪告者無理咸從配之

同前　　張鼎

理歷明時創自軒丘之帝寅餞納日制彼丹陵之主散在國典欝乎疇人甲以妙察五均工言三統雄管雌管候六間而靡差上生下生稽五行而得象乾坤並位律固聞於娶妻陰陽易一作定方呂實號於生子豈曰三星之會何驚十月之祥顧不謀於白圭寧可信於緹幕如簧之口雖欲加人匪石之心安能引咎疑則合闕妖則

謂何

同前　　武同德

物生有象象而後數洎夫化原孰得其始惟此甲也筭莫善焉乃窮日者之言累盡唇生之術不測謂神推陰陽之度數曠能變谷知律呂之短長想彼娶妻寧因匪斧之克興言生子備見弄璋之慶與物相名誰其忍諸人告為妖一何誣也

上生下生判

律生筭失上生下生之數或告之辭云管皆合度

對　張秀

元聖立極俾人作乂博謀廣通以訪異能理歷明時用司氣候律生何者忝乎在職考銅渾而正氣吹玉管以飛灰變冷含一作易寒暄當盡互物之妙娶妻生子庶探成器之功何得傲擾厥繇候張失數儻虧官紀必殄孟陬安可敬授人時是亦焉知天道永惟至理多昧彝途且官不易方士資守業唐都秘術莫繼菁華趙達能名空

嗟巳矣既乖七始之則須正九章之科

歷生失度判

歷生失秒忽之度

對　李昂

鳳凰司歷象疑謀託筭象生有數感而遂通邈探渾元是知玄妙聠覩雲物必在精微情至紛擾則他想交亂形質濁穢則寄鑒不明焉可以見天地之心窮鬼神之狀幽變未測孰辨端倪相彼歷生迹忝日御臺覩是忝

泉蒙未豁唐都不作糟粕誰傳趙達何追菁華莫繼失

秒忽之度曷以敬授人時若歸竒於扐履端於始則毫

釐不爽黍累無愆如或未精法將焉捨

同前

瞻乎歴生跡編太史按黄鍾之妙筭玉管非工察緹幕

之微灰銅儀罕究今者三元奥術尚惜履端之明六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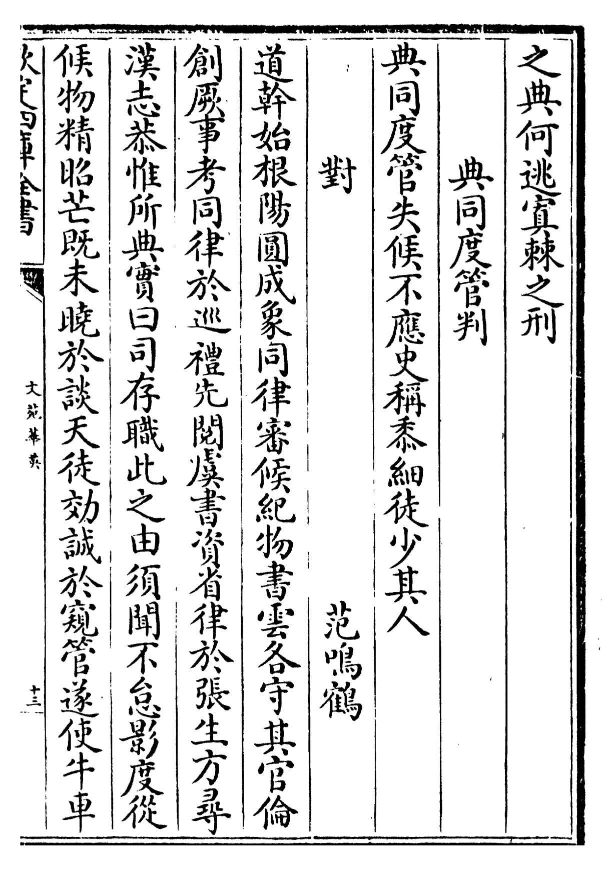
幽源未達歸餘之數失之黍忽紏以簡孚誠積龜之見

毀豈書馬而致誤不堪敬授將亂甲乙頗異太初之差

宜正羲和之罪

同前　　王泠然

律吕之本今古攸尚周行般歷孔子於是興嗟漢襲秦正劉歆以之條奏莫不考於經傳稽之氣象惟彼歷生稱明筭法理湏一作辨銅壺曉唱則聽鷄鳴玉斗夜迴方看蟻轉何得輕於秒忽失以毫氂裨竈多言豈知天道羲和廢職幾亂人時遂令太史羅占疇人廢業陸佐公之漏刻莫見新成張平子之渾儀但聞虚設既失推筭



之典何逃寘棘之刑

典同度管判

典同度管失候不應史稱黍細徒少其人

對　范鳴鶴

道幹始根陽圓成象同律審候紀物書雲各守其官倫創厥事考同律於巡禮先閱虞書資省律於張生方尋漢志恭惟所典實曰司存職此之由須聞不怠影度從候物精昭芒既未曉於談天徒効誠於窺管遂使牛車

轉水顛倒烟灰之色鷄卵色黄混淆氣火之象損三生一紛糾無憑居陰布陽舛錯奚甚史也胥品誠迷厥官縱欲陳力就列未知不能者止黍細厥粒徒寡其人先無告辭後有推過此而獲宥何以用刑

同前　　常非月 登科記作自

火正分司疇人命職欽若天象敬授人時黍絫無愆寸管測陰陽之數葭灰期應閉户窺天地之心所以申命有司節宣不忒序未遂御於乾道近獲戾於叛官辰廻鳫

天不奪於房次月躔龍宿莫命於勤農二分或錯於春秋九土有虧於啓閉不修厥職猶餙彼辭且列在群司匪無常典徒有成數黍有常形黍細當合簡孚徒少豈宜緘口防微於始胡不謀先敗而後言無乃太晚懲我星度宜暴刑章待憑高下之班方定重輕之罪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

宋 李昉等 編

歲時門十九道

元日奏事上殿不脱劒履判　解貢

土惟三分爵有五等懋勲庸而賜禄加道徳以授封故鄭伯虢公旌於周日鄫侯曲逆表乎漢代咸以胥寧帝道宣翼王室上殿而劒履不脱立朝而賛拜不名貴之與尊粲然明矣丙也三朝上壽百辟齊列敷奏昌言對揚休命逺叶蕭何之軌復同子孟之蹈若三台是職雅符周典如一命纔登須遵漢律

同前　蕭昕

夷夏一體正朔同班車服旌旗光分五第聲明文物照臨百官國家庶績其凝四聰咸達九重清問每降於絲綸萬人自奏方聞於復逆丙以位階丹陛得奏青蒲竹帛未書既非子孟之錫劍履不脫須寘良夫之刑且道在守官物惟藏禮夫子相衛必在於正名謝恩守郕無聞於假器既紊彝典須寘嚴科

同前　　崔寓

一人垂拱百官象物典禮不易威儀孔昭屬三朝會同

萬國咸造列辟勿褻天威不違彼丙何斯伏奏兹日若良夫之傲禮且不釋劍異尚書之寵光徒聞曳履尊於朝聘雖古代之有文失於敬守乃今日之無慒一作愧必也位崇蕭霍榮極縉紳民且爾瞻備周官之九命焉錫蕃庶類康侯之三接不可議罪終然允臧

同前　　揚陵

履端於始且正班爵之儀明試以言是陳敷奏之議觀其所會萬國來同相彼多士百寮咸列朝有著定失位

有愆國明彝倫干進斯罰丙以策名聖代忝跡周行初伏奏於青蒲遂來陞於丹陛含車闕下升坐其幕帶劍君前施棄常禮儻王有錫命同蕭何之寵章人多大功類霍光之舊制既不多於紀律固難措於典刑罪疑於人宜竭兩端之問劾須當理方議片言之折

懸政象法判

甲元日懸政象之法於闕下金吾不許云職在佐天子以平邦國萬人觀之浹日而斂

對　　姚齊梧

獻歲布德群物俱新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彝憲惟甲位當司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恪言新歲爰帥其徒因天地之始和撰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徇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逮丕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斯乃行古之道得令之宜進不侵官退非越禮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無亦禁衛是恤而於職司致尤夏官既掌邦

鄙未甞學矣周禮盡在吾子何所問焉

同前　　衛浦

百辟咸乂六卿分職各帥其屬欽乃攸司既立司馬之名亦稱祈父之任相維彼甲是掌邦政率由舊典匪曰曠官將選賢以興功或制軍而轄禁以忠王國實代天工九代藏（疑作蔵）陳且觀其坐作三陽告始克施乎赦令將懸象魏猶秉于周禮不忘舊章載書於魯策既浹日而斂率何法乖且謀之用臧孰云勿許能守爾職夏官

未失於先庚不及而言中尉固慹於後動

同前　　李沯

六官分職百辟為憲式訓古典率由舊章惟甲蓋臣克崇邦政行司馬之法平理萬人懸象魏之書糾綏四國必在肇脩人紀董正戎行審鐃鐲之聲教踈數之度一作節以為諸侯入覲列土一作上朝宗序班爵之賢以觀周禮行蒐狩之令來覿漢儀布夏官之典常當正月之元吉斯乃敬其所事無曠庶官儻宣父以遊寧有喟然之

歎而子年不遠必懷多戀之心玉律惟明予將有問金

吾所見子匪良圖

大斗酌酒判

元日會序賔光禄以大斗酌醴祈黄耇比部以無令式

勾徵訴稱以引以翼古之道也

對　　　　　　　　　　　　　沈東美

比年三年殷見時見大會正殿小會東堂典禮序以豊

珪建官司其鍾鎮贍言光禄式遵古典且爾公酬匪無

彝倫功沽之巧周禮酒正注酒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沽音古先資於麴蘖水泉既香必潔於湛饎周禮酒正注湛饎必潔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挹彼注茲酌以大斗我客戾止嘉賓式宴呦呦鹿鳴酒正斯舉振振鷺舞兕觥其觩俾爾戩穀永錫難老式衷式已以引以翼方得古人之禮寧虧聖主之私郎署雖欲深文卿寺豈宜甘罪

同前　王昌齡

設罇養老序賓惟賢將必發乎直言先用被一作用光被乎

孝德徽元會之燕射展古義于君臣金奏洋洋合明神於九變青氣靄靄布慶雲於一色則當嘉賓戾止彝倫孔彰群儒執經之日天子尊師之禮袒割以俾其冕旒乞言以成其福禄昔之所廢令之所崇瞻彼有司未詳光禄嗟引翼之攸懵何令式之無稽徒欲致譏誠堪聳誚

同前　劉瀾

元正告朔品物惟慶萬國朝宗九賔式序尊儒尚齒以

申其宴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威儀秩秩弁一作舞僎僎朴等申公之置醴同齊侯之拜爵大斗以將其厚意加籩以寵其元老既醉既飽以引以翼引大雅之譙私致一作成太平一作王非之樂事光禄乃遵古道未蹈深衍比部則格以令科言從勾納法其畫一理在徵收刑責惟輕不宜加罪

立春設土牛

得宜春縣門外各隨方色造牛耕人州司科不應為訴

云春前二日

對　　　　許景休

玄陰方窮青律肇起霜歸寒鴈露洗春木是以星駕方迴知四時之代謝歲陰更始識五行以為法甲以名忝令長頒政邑人固合酌規前經考禮中典將以助養生物叶賛歲時然而涸陰沍寒王者以磔雞送節達陽導禮主司以土牛迎氣所為雖合於典時方色頗乖於禮經訴以立春之前雖有近於月令若以隨方之色誠可

寘於秋官州科典刑竊以為當甲將妄訴罪實難逃

同前　鄭老萊

惟彼璇衡分乎四序調茲玉管載啓三春冡中祈空土之功海内佇農祥之應甲職司銅墨道洽絃歌務切耕耘情深勸勉消乎立春之日望氣之辰為土牛於縣門設耕人於一作終畝畝隨方所造雖取法於陰陽候節而為固無虧於令式令者四門併造數次施功便於春月之中預設秋冬之事禳災或可在法難通州司科以不

應縣局乃為申訴春在兩日雖事分踈齊復三廟何如道理即科其罪恐涉深文輙此商量寧斯折中請從寬典佇叶通規

競渡賭錢判

揚州深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時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後遂折舟人臂

對　　康建之

日月一作觀遥臨旁分震澤雷阪廻瞰近届邗溝郊連五達之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序屬良辰躔條令節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趨并載飛龍之舳泛長波而急槳有類乘毛溯修浪而鳴艖更同浮葉蕭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謳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閭閻賤品蓬蓽庸流名教非閑喪儀多闕三年居廬無聞毁瘠之哀五月佳遊且預歌絃之樂重以心存清勝志在雄豪爭馳赤馬之津競睹青凫之貫先後

由其不等忿爭於是遂興無思李老之言俄折楊公之臂然則居喪聽樂已秦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凶險論情撫事深穢皇猷定罪明刑理資丹筆

伏日出何典憲判

廣漢等四郡俗並不以庚日為伏或問其故云地氣溫暑草木早生異於中土常自擇伏日既乖恒經出何典憲

對　　　　邵潤之

斗建於戌知立冬之景星火勝於金故至庚而氣伏徵俗忌之故事固稟陰陽按方志之所宜或殊寒暑廣漢四郡蜀門九折通濯錦之流入青衣之徼徒以溫暑異於中夏畜馭同於荒徼許令自擇伏日所以遂其土風當今齊七政之明垂四方之則百蠻由其奉朔九譯於是同文況茲巴蜀之人素陶齊魯之教自當變而至道率乃舊儀苟亂人時奚同文軌風俗通之小說未足憲章中和樂之雅音領崇舞詠請下四郡俾依三伏

同前　　趙如璧

天平四序有寒暑之殊地列九州著華夷之别風土既其不等節候於是莫同廣漢夷陬境連巴俗岷隅杳轉雲峯與霞岫争輝江溜横分錦派共沙湍遆映候乖中壤菜茂三秋氣離炎州草長二月至若時鍾季夏節届重陽金方始萌大徳不競非無典司之主必告伏匿之辰當復取捨因循何得輙爲改革國家明堂布政象法已行豈使均雨之鄉翻閒易日之義雖殊風俗之典恐

非得時之宜勤依恒式謂符通理

同前　　崔翹

廣漢之郡實惟沃壤江波濯錦斜分白馬之津山嶂吐雲近對黃牛之峽皇明撫運文軌大同自北徂南東被西漸徒以窪(一作霪)盈異等風候殊宜草木偏早於陽春金火不取於令日炎蒸郁毓未見行車毒霧氛氳唯看墜馬論其恒式違帝者之金科語以憲章符漢王之故事是非之理其在兹乎

九日登高墜脚判

楊甲九月九日登高墜脚致跛乙告爲不孝科不應爲

對　　　　　　　　　　　　　　馮敬徵

無射良秋重陽嘉節登高有興坐追桓景下堂傷足多慚子春雖異全歸何妨憂色寧損爲孝之道而斷不應之條告之者未達其幽趣科之者固知其失道棄而不問幸無濫焉

同前　　　　　　　　　　　　　　馮真素

楊甲溺志妙賞開襟季月探幽仙術既播美於銷災牘彼禮經復傳芳於作賦萸房辟惡揷鬢徒存菊花泛罇傷足旋及下堂之懼空負子春之懐登階與言方貽婦人之笑窮其孝道雖則致於毁傷校彼行章豈有涉於情故乙誠妄告甲乃無辜輒賜片言能符至理

冬不獻狼判

得丙為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對　　白居易

鮮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丙獸人斯掌禽獸罔共當路可求曾不思於𨗴尾充庖為用遂有闕於去腸既愆冬獻之期難償秋官之責爰載詳地産須重抵集作核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予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憖在面欺而無捨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五

宋 李昉等 編

歲時雨雪儺門十九道

冬至越人駕象入庭判一道

亞歲上罇闕酒判一道　臘嘉平神位判一道

天雨壞墻判一道　復陶以行判一道

春不修鑑判二道　藏氷不固判三道

西陸朝覿判七道　驅儺判二道

冬至越人駕象入庭判

冬至朝越人駕象入庭不載黄門鼓吹法司科罪越人訴云依太康中儀不伏

對　闕名

大荒無限一作垠天下如截柔遠能邇老安少懐惟彼越人沐兹造化一作洪造境遥銅柱聞伏波而聾擊聲曁珠崖非尉佗而能制屬星躔北陸日屆南長天子登靈臺觀雲物命群臣以成列執五瑞而知禮牛羊勿踐駕象奚

趍来賔丹禁之庭不載黄門之樂令朝髙會笑塗山而未倫法奉虞章鄙蠻風而詎設棘司以多聞闕殆直寘先繩越人以古有典刑曾何敢侮且中古以降五運相乘太康之時九儀亦備具物云在時人屬遷須崇改更之文無致因循之禮

亞歲上鐏闕酒判

亞歲遇犀吏於庭將賜以樽酒所司闕供

對　　　　王運充

主上大明臨下有赫國章式序天秩孔昭亞歲崇時見之儀羣吏修會同之禮倬玉階之仗左右薰風須金彞之酒東西湛露庭實千品問皮馬以分行朝會九賓錯華蟲而雜燕羽觴無筭玄澤初流兕觥其觩皇歡以接賜上罇之旨酒帝命空需承大聖之鴻恩天廚不給眷言此咎罪莫重焉所司罷供實違常典既罹深罰邦有常刑

臘嘉平神位判

先嘉平之夕索室不設存神之位有司告其師訴云小
黄之過仰依禮處分

對　　　趙泉虬

歳律仲冬寒生季朔尊狩而臨清祀因蜡而祭嘉平承
八政之勞農暢四人之休息既而日沉西障月下南軒
夜復清而多閑神將肅而是享主不存位祭則無依幽
靈無地玄酒何設如在之誠事既驗於闕行虧禮之尤
理合從於寘罪乃典職之有失事未一作可容類龜玉

之將毁人何逃責有司推詰理妙一作合其宜訴非可憑庶歸常典

天雨壞墻判

乙富家天雨壞墻其子曰不築且有盜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失其家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告之隣人引其子不伏

對

雲蒸晝瞑天雨滂降當此激射或頽圜一作堵乙者何

也而貨殖焉既得陶公之術有同宋人之富雖家惟四壁而堂累千金當戒爾不虞宜納善人之訓何故為誨盜不從幹父之情入門各媚信自負於知言鱍或為讐欲見疑於忠告引之為證事則可憑訟之無稽法亦難設謂宜按記庶叶簡書

復陶以行判

甲訖秦復陶以行人告其不軌訴稱嚴霰使然非是妄作

對

康子季

日車南至星斗北迴徂歲既一作將窮重陰慼慼發寒生大漠雪下平蕪海曲於是先行山陰由其興往惟備乃無患必藉重裘而彰厥有常須遵法服甲榮徽簪組候屬嚴凝節愧高臺寧懷一作華平君之操尊非楚國輕襲靈王之儀罪當抵於嚴霜一作秋詞徒稱於積霰向若楚制是用庸敢避於濡身今乃秦陶謬加因難追於匪服既負不衷之刺宜投借上之科

春不修鑑判

丁掌頒不頒于命士春不修鑑而輒秋刷

對　　　　　　　　　厙狄履温

開國承家建官分職品彙斯布卑高以陳故禮設六官必在所掌士分九命且均其職眷彼凌人頗忝班位惟茲命士賔疑厠周行雖和平在時終無夭昏之理而炎涼失節或生疾疫之事備預之道寧失國經頒賜之儀豈乖常禮且深溪寂寂方委積於大冬虛室寥寥遂收

藏於小吏春風已解不聞修飾之功秋露未圓方事刷清之業當其時而不作已表非勤應合給而缺供尤彰失守不應之罰從此自貽慢令之科宜以為始

同前　　廉粲

宗周布政漢家舊法藏氷於陸自古有之頒冰於朝方今靡替猗那厥職乃丁是掌西攀咸鎬寄甘泉之北宮東邑鞏洛入邙山之陰洞履霜如堅和翠微而一色積雪偕瀾岌稜層而流寒當祭司存合閉主守苟違命士

得無常刑若惟陳迹良亦異聞且太歳換龢盛徳在木上從天子下際羣公大給千官備需累命青熒片片光研（一作妍）金鏡之空䴵背峨峨姿凛玉壺之態盖將以蕩清暑辟炎毒水精簾内飛燕嬌歌而對山虎（疑作武）𩕄盤中暑（一作星）署永吟而陶酒時或稽緩人必增憂況士不頒氷闕也春不修鑑怠也秋仍輙刷非也三者備矣夫何言哉眷言伊丁請用常典

藏氷不固判

所司藏氷不固訴云採氷户家不依尺樣

對　　崔希逸

寒暑遞遷四時有凝陰之節宗廟致敬五禮標陳薦之儀徽萬古而莫遷雖百王而不易洎乎歲伏玄陸日短星昴天寒地閉風凄雨霖一作霏積水成氷與銀牀而等潔沍陰凝井映玉甃以生光既有峨峨之姿須備冲冲之禮苟違六尺之樣遂闕三冬之備祭供有罷職司其憂向若尺樣頻乖納時不應緘默自緣盖藏不謹今日

方事推詢玉毀櫝中是誰之過掌人自合當罪採户未可論辜

同前　　　　裴幼卿

習坎居卑履霜爲漸始衆流而就濕終積溜而成氷於是歳紀星迴時遵月令啓凌陰之室享司寒之神山人縣人（四字一作南至一無此二字）即分官而有典北陸西陸將候日以無差乃採沍寒必於窮谷豈可未終見睍遽此晞暘望朝覿而未開輿隆冬（冬一作冬炭）而共盡主司先標尺樣輸

納當有程期豈三令之莫申何一言之匪効既乖守職詎可逃刑

同前　　　裴寛

正德厚生九功惟序備物致用十翼斯崇均諸五行廢一不可況氣移西候日躔北陸深山窮谷沍陰沍寒孤絕聽而無疑鴈爰飛而向暖風驚千里草木落而云黄氷結三河波瀾凝而不動眷言主者則有司存理宜採彼豳詩循芳魯策獻羔無闕賔祭有宜何得慢令致期

以速官謗氣已貽於發洩罪將犯於刑書雖嫁禍於户家固難免於科罪

西陸朝覿判

西陸朝覿陰形繹之氷御史劾之云非其時不合禮

對　鄧承緒

獻歲發春列宿分曜人其不惑序惟莫慾乙也司存式惟天道令乎窮谷以將納氷物其惟新時漸於廟日在北陸其藏也以周星見東方其出也以徧克諧冬夏

之氣不悖陰陽之宜彼彤繹而不脩何祭祀之為禮御史之舉嗟執簡而不為有司之儀蓋通方而被利刑惟不濫其可加諸

同前　　潘文璪

將祭司寒必從朝覿自上下下須亦有宜惟彼乙兮是稱主者獻羔而啓自仰天王之豊愆陽不興果叶藏氷之道且祭之明日曰繹彤既區分於禮經亦隨時而用捨有何乖制而致繩愆請寛執憲之刑庶免不辜之罪

同前　孫益

凌人納室獻羔開氷取時寒而腹堅用覿朝而首出在於賓祭則有彜倫況彤繹之禮既施水土之品必設履年或存乎顓若藏氷更闕於陳焉乙忝主司實為失守無恒之迹且類於南人有常之儀宜在於西陸未能引過猶謂非時於禮何觀在刑不忘

同前　劉肱

氣改東風日在西陸魚稱祭獺人用獻羔乙為氷司預

聞政事朝之禄位尚合班行祭之彤繹俄聞悔吝誠應鑑室初啓以享司寒何得羽籥載闡仍虧如在既蘋藻而有闕仰哀敬而難逃青龍御辰二月行及騘馬問罪三尺須加自得噬臍那應騰口

同前　　吳蒙

氷以風壯縣人初傳寒乘春消王命是出踶夫彼乙能業其官豈炎涼之不愆調乎四氣將潢汙之同薦利于百神滌意爰卜於吉蠲闕容乃稱於彤繹曾是獲麟之史

西覲靡逾孰謂冠豸之雄南臺妄糾若五經之訓奉以守彼乃或繫一作擊無成曷為知禮

同前　　張巡

薦必及時政無墜禮雨雹可禦淒風不流惟乙凌陰是司將須食肉之列爰逮伐氷之家當夜有頒朝覲無戒且不違於西陸盖取異於東隣既憐申豐將除苦雨之變黜懟高子不爭靈星之詩御史職在乘驄誠為直指有司義乖祭韭猶曰非時徒欲事於煩言得無同於矯

舉罪之則可訴亦難從

同前

氷以禦災祭而后用東風初至啓陰室以祓除西陸既躔命凌人而藏事朝覲而出必有事於司寒彤繹之儀固可徵於舊典眷言一職實忝司存進而不知類羲和之廢職退而隳禮與申豐之善射（疑作對）獻羔斯闕須寘嚴科神豸觸邪豈其所過

驅儺判

月晦所司關堂贈之禮

對

率以大儺是驅羣厲斯夏官之所掌在東堂而成法飾其金目視方隅而皆知拒乎用逐首緣章而必備有司奉職無競惟人既尸百隸之位當順四時之節值此日月初晦星辰巳周欽奉國儀必聞堂贈須因周禮成法將始逐兹赤疫罔被清泠上以破除惡梦下以司執遺鬼宣尼之禮更立阼階張衡作賦是清京室此時糜軌

孰以逃刑撫狀誠合科繩執文或當推問何者所稱晦日乍涉陽春儻作玄律在時不可朱裳有事理茲伏念宜正嚴科必當建日之辰請寘先庚之罰

同前　顔朝隱

寘物自繫幽其罕除因憑神之道戒天厲之災所以職在夏官事啟玄月煥其金日分若侲童是知作昔之儀用符堂贈之禮況夫時方代序推蓂砌而已殘物有札瘥在桃符而何闕載紊舊典合寘彝條

文苑英華卷五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六　宋　李昉等　編

門　道闕

同前　　崔璀

鳥鳴亳社燕死吳宮屋室坐焚營魂溘盡下堂待傅嘗聞宋女之貞上國同盟亦曰諸侯之義情深恒化事急災分介之旌綿何嗟及矣求也攝帛如可贖兮豈澶泉之無歸固匍匐而將救歛怨

左傳會于澶淵宋災故既而無歸唐諱淵故作泉

為德容或干刑賵死及屍昧非懵禮覽公羊之大傳自有明文考縣象之舊章了非昧法人且無罪事固絶倫

同前　　張淵疑

丙家非綿上室異廄焚初聞問馬之辭旋至歌龍之斃將救餘燼昧元瑜之舊林言訪遺煨異傳父之前室望人矜兹逝者歌彼蕩乎亦既聚財更其所傷吊生以禮因不違於賵贈哀死及屍亦何議於賍物誠以魯策求之宋妻丘既吾無間然預令得為義矣

凶荒判

豫州昔歳人羮芋魁所由得租百姓上狀

對　　賈登

則以三壤均乎九賦或愆歲計之期必降時宜之典荆河惟豫芋區在蜀往有菜蔬之色穫充藜藿之資采葑以菲且存下體如葵非智斯無衛足既而吏作輕稅人困薄言雖稱漢代有文頗異堯年作法且所緣歲損合預申陳六條初不上言百姓無從下免任從收稅將謂合宜

同前

食以為天農固其本幾鈌有秋之稔徒有望歲之憂睇

彼荆河實惟菜色豐祥不聞於鳴雀徇急頗見於蹲鴟地雖化於岐山豈臻豐富人已歌於翟氏詎得徵妝百姓有詞理固難奪

反古脩火利判

乙學脩火利合土為之用人言其反古辭云皆從其朔

對　常無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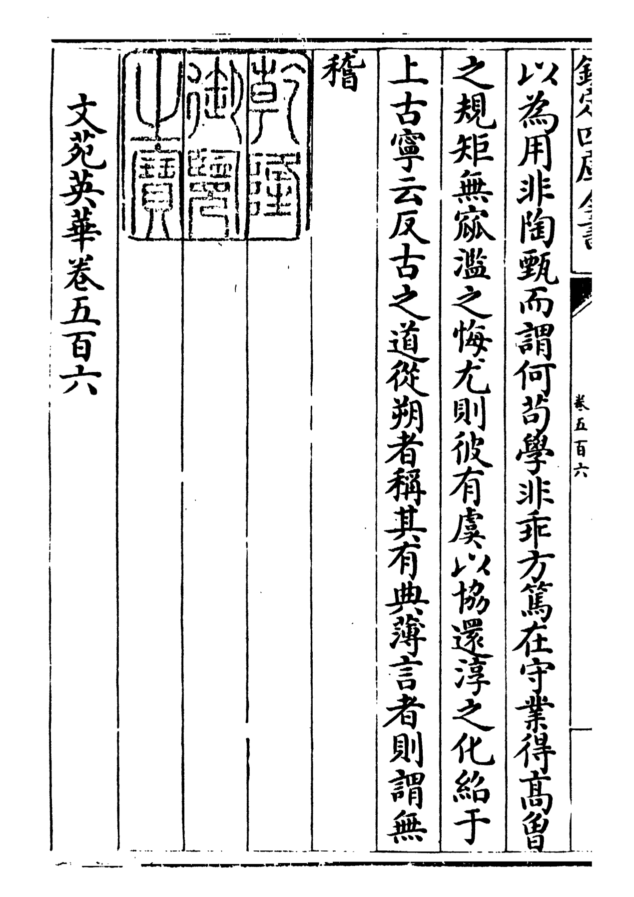
五帝殊功不相沿襲三王異制各有等衰故汙罇於太素之前合土漸澆醨之代乙雖非火正將效祝融未及

漢陰之望遂作河濵之器俾夫炎上之德有益陶鈞濟物之功更成埏埴則宫室臺榭為利頗多送死事生于何不有跡雖反古事乃禁令無乖理佐之端妙合隨時之義况稱從朔將執禮經雖致薄言何傷厥理

同前　張孫憲

博考終古厥惟敦龎大智未萌尚質巢窟後聖有作乃教炮燔爾來欽哉孰謂為剌乙或工者舉而修之以火化物豈特鎔金之利若泥在鈞斯從合土之法既埏埴

以為用非陶甄而謂何苟學非乖方篤在守業得髙曽之規矩無廝濫之悔尤則彼有虞以協還淳之化紹于上古寧云反古之道從朔者稱其有典蹲言者則謂無稽



文苑英華卷五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七至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馮堪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七　　宋　李昉等　編

禮門樂門二十六道

國公嘉禮判四道　　九文六采判一道

負劍辟咡判一道　　樂請置判懸判五道

燕弓矢舞判五道　　教擊編鍾判一道

奏安代樂判一道　　典樂羽籥判一道

四品女樂判三道　　怒心鼓琴判一道

學生鼓琴判一道　迴風變節判一道

五品女樂判一道

國公嘉禮判

國公有嘉禮謁者不示儀式科之云非五品已上仰處分

對　齊融

稽彼寵章資乎禮物以明貴賤諒有等差顧謂國公幸分茅土爵跨五等位冠諸侯爰擇良辰用展嘉事相夫

儀式合有司存謁者之行法乃為允執非五品吏引兩端宜吏喻知使仍舊貫

同前　李子卿

國著建封禮存嘉好蓋降殺之有數何等威之不忒惟彼國公列在王制當享賔之日且欲勝羞於合好之時仍將委幣顧茲謁者今則謂何拜辱拜嘉蔑無聞於紹相三揖三讓曽不節於周旋五馬初来見使君之佇立三星巳下於粲者之未逢慢禮自冝抵罪闕事於何逃

責遊詞所及雖委援於五品薄訴徒為祇取懟於一握俾投棘署無聽莠言

同前　　陶朝

五等之儀必從軌物六禮之數非無令典或表著而失節固憲章而在斯惟彼國公責稱列土慎爾侯度見錫命之有常覩於承家知禮容之必慼謁者久聞問一作從事云在司存儀式且虧於職官論刑未免於離次法有常制從徵於五品義而能伏實佇於三緘必也位居襲

封時在散職將中直筆應侯正名

同前　　杜位

開國承家已膺明命成人宜室當率舊章所謂伊人展斯嘉禮三揖三讓爰脩著代之儀墨車漆車將執親迎之道眷言謁者曾莫是思儀式之間自合歸其茅土降殺之數復何昧於等威縱以五品爲辭終冀片言斯折

九文六采判

丁能從九文六采之大自謂成人或責其揖讓未中禮

詞云周旋曲直各有所從

對　　李暄

威儀有差賔聘所貴舉必執禮是為成人能曲直之不違則進退而皆中惟丁克荷前烈紹復舊典修上下之紀制財用之節不失天地之經尚陳文釆之數此實大者夫何間焉同游吉得禮之初固（疑作因）於國産類趙簡習儀之際效彼魯侯奉以周旋誰敢失墮每事皆問無廢孔門之則一言之請將成晉國之風諒詞者之有據

誡或人之妄責

負劒辟咡判

甲負劒辟咡受詔者不掩口或告失儀曰唯而未對

對　敬括

父子異論應對殊旨或有不敬必一作心遺其責負劒者甲莫履乎禮爰辟咡而有詔宜掩口而斯答何乃良袂未引哆口斯張心尚滯於童蒙氣先加於長者侔之內則斯闕義方語彼過庭此迷禮訓或非為當仍詬何為

樂請置判懸判

有州申百姓皆好操縵都不識雅章以不能易俗請置判懸供釋菜賓社之用使人覲習省以為非所宜言不為聞欲科罪訴云州將鹵簿見著令文且方古軒縣為降已其置之何過

對　　萬希莊

革物訓時覲人設教欲風之以正樂必來之以雅章苟操縵之見淫誠布政之為辟如或上下乖序雅節亂常

匪所以易俗宣風適足以貽刑立辟且禮資成化樂貴移風諸侯軒懸自有感緣之節州將園簿豈係賔社之容若以大夫之懸俾人觀習是棄先師之禮云誰降殺

同前　　齊融

國家制禮作樂懸象示人列在京師編諸甲令禮緣失序自可取之於朝樂章不虧何輙列之於野苟希專制豈曰宜言惟彼有州殊非折衷中和樂職不見盛徳之容上下判懸無聞達禮之意置之何過州乃飾非不與

上聞省以為當

同前　　康子孝

雅有大夫樂有君子將以昇幽崇德降物平心當今率土齊觀頌無為而擊壤普天同樂學操縵以施絃涓選既脩匡衡之章遂覩鄭聲久絶文侯之卧亦興比屋可封薰琴觧愠自應兩日施化三年有成釋菜之儀則聞於肆夏賔社之用葢取於登歌欲還吐庶之風何假大夫之樂而引令鹵簿空肆危言州乃不應請置有紊彛

章省以非所宜言雅符公正事縁共理過亦難科末推
臯陶之刑宜黜平輿之品

同前　　　　　　　　　　　　李　元

樂章脩設國風式備延陵聘魯竟辯興王之徽魏絳和
戎始受歌鍾之賜干舞有序上下於是協和金奏克諧
陰陽以之交泰所以考性情之不忒質鬼神之無疑靖
俗調人比物適節雖擊石拊石萬物必諧於大雅而不
識不知百姓尚迷於古奏然而古今異制沿襲匪常皂

葢朱軒接國章而有著奏籥振萬徵古禮而斯易學操縵於雅曲乃大略之椎輪感頌漸音行當易俗何必引軒判之制操賔祭之儀非所言焉豸刑之典宜及古之制也鹵簿之例徒施

同前　　張玄度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並繫國移風助天成物我堯舜其德清明在躬詠南風之時光宅天下肆東平之樂政事惟醇瞻彼有周誠為率土百姓樂業羣黎向方而

先彼藝能後其節目操茲雜弄存彼安絃承奬訓於鹿鳴冀成功於蟻垤州司以事乖易俗不識樂章既慭師乙之言有類文侯之問爰申禮閣欲置判懸供釋菜於黌社庶叱黎以觀習且是請也非所宜言昔子路居蒲文翁處蜀自有無聲之樂豈聞操縵為辭欲寘爰書若何文過軒懸鹵簿徒飾詞於如簧鄅罰麗事豈逃刑於聽棘

燕弓矢舞判

燕師國子以弓矢舞樂師巡列將撻之曰眡瞭詔瞽來

皋

對 解貢

國有大會式敷燕禮大樂允蘉萬舞斯列或陳干戚或執羽旄與天地而同和在神人以咸若惟彼國子師膠于庠將諧搏拊之節遂形弓矢之制實遵古典豈紊彝章樂師所巡奚妄加撻祭用荊茅徵羽乃遺其一聲饗以空桑孤竹或全於九變春秋興䕷益宗伯之常禮尊

卑抑揚實伶官之本職何惰大體忽寘深尤審樂不愆子馬斯得惟刑是恤師也則亡眡瞭稱過於師曠知音曷同於季札濫罰之咎明以刑書

同前　　蕭　昕

選勞策勲辨樂論德師曠侍晉如崇侑食之儀士丐平王頒職蒸餚之禮於是小臣戒備太師辨章笙入懸間歌昇堂上禮亦異數旣加籩而稱節樂其無算方及旅而揚觶率禮未見陳弓播扑固宜行撻國子以行能不

著版籍徒編乏周瑜之聽音同孔張之失位使仲尼忘味不及在齊吳札觀風還同自鄶舞師見察而不迷於樂章瞽人妄告請無縻於杜舉

同前　　　　崔寓

禮備吉凶義存燕享苟嘉事之不體豈刑書之獲宥命夔典教虞經所重立政崇術王制攸先國家授才任能講信勸學鄭聲久放不效文侯端冕簫韶巳陳足使孔宣忘味顧是胄子舞斯嘉樂不能請業且服拳拳之道

而乃將撻以速青青之刺樂師巡列蓋亦司存賴先父之職官敢有二習為於予之擊拊能開六律撻之不謹謂得其忠誠厚責而難逃奚薄言之妄訴將眡瞭成訟孰曰知言以瞽阜為詞何居眛識德之不務失鵠自可求身過也必文溺人無宜反笑

同前　　　趙陵陽

國有燕禮式明慈惠之德政資和樂爰修歌舞之容所以厚之崇仁此句疑誠省威儀之節先王作則顧禮文而

可徵君子守官聽守一作聽主掌而何闕且宗伯列位舊章不忘司予設班周經未棄是以舞而習射抑有前聞用斯義而燕飲孰明其趣而乃師茲國胄亂我王猷靜言越樽何以率職相師之道在眡瞭而何傷失禮之辜伊瞽矇之或忝樂師所罰雅符減鼻之刑訴者無辭尚勞滕口之說徒有來臯之詔終貽獲戾之憂

同前　張喬

燕訓恭儉樂協詠歌君子以之侑食先王所以布政師

彼國子舞于公庭始合於文執羽籥而在列終奏以武靚弓矢之斯張進退疾徐取六律以成節屈伸俯仰宣八風以克諧始協伯夔之教自得周官之典眡瞭詔瞽既訴者之有詞樂師巡列何朴作之妄罰於此觀禮宜其緩刑

教擊編鐘判

太常申視瞭訴稱無人教擊編鐘科鐘師罪憲司按其未當所由不伏

對　　邢寅

國典攸設秩官之常各靖其能無替乃事所以備樂成列編鍾在懸是擊是考有倫有脊則修古訓儆其職官將視瞭之所司宜磬師之尚教何所由之黷禮寘鍾師於非辜同蠶績與蟹筐比邪圍於魯薄興言循口刑其捨諸或縱詭辭罪難於已未當斯按旨將取焉不伏為言猶捨見左傳一作捨非濇也

奏安代樂判

禮部責太常不奏安代樂詐云今之所奏雖曲名不聞聲調相類且簫難備何用此為

對　　　　魏宥

禮因樂聲既沿且襲須有專達司于太常是知六律六呂一作同之差三成四成之奏所以感和天地降格神祇繁手淫聲必有所禁韓人安代奚乃之違則韶濩其名匪一夔而可辨笙鏞以間何細器之能諧輙游厥詞過亦奚追

典樂羽籥判

乙典樂掌羽籥干戚不知屈伸俯仰人或非之云所主器未達其文

對　　　姚峴

聲以成文樂可易俗期於五者不亂故使八音克諧爾乙于何典斯器也爰執干戚雖職列伶官徒紀鏗鏘則義同制氏欲使齊其綴兆節以屈伸縱曰仲由無人不及鍾儀守職周旋罔墜禮義何愆或者見非誠為參不

敏也而辭且能順勿謂褻其勞歟

四品女樂判

乙有女樂一部御史按之云見任四品清官仰處分

對　李仲云

樂云鐘鼓詩美琴瑟貴以平心非徒娛耳惟茲四品諧此八音苟嘉樂之可觀在官班而有節況昇平之代朝野多懽簫韶之陳獸猶來格家室之際女也何妨未乖至理之宜何速憲司之按此而獲過豈曰知音

同前

爵以馭貴樂以報功異其四者昭以聲文既比物以飾節亦安德而教和乙也銀艾蟬聯朱輪焯耀名稱貴士位列清班家乃伐氷朝膺食肉二肆未陳於縮霤一部且列於曲房事等馬融義符魏絳且窈窕閑淑蛾眉麗姿樂則備於伶人禮可嬪於君子功化絲枲舞節鏗鏘稽命數而合宜在法令而何爽御史糾按無乃深文

同前　　李應

禮不與奢愼微以從事用過於儉在貴而能貧乙也不愆其儀匪懈其位詎聞不擊不考同詩人之鼓鐘而乃翕如純如類文侯之冠冕東山逸態事比謝安後庭曲施意齊田蚡法司所舉允執厥中儻人惟通班列四備之嘉樂國有成命因五利以和戎理宜捨之以勸能者

怒心鼓琴判

甲聽乙鼓琴曰爾以怒心感者乙告誰云詞云粗厲之聲

對　元稹

感物而動樂容以和苟氣志僨興則琴音猛起儻精察之不昧豈情狀之可逃況乎乙異和鳴甲惟善聽克諧清響將窮舞鶴之能俄見殺聲以屬捕蟬之思憑陵内積趨數外形未平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慍既彰蓄憾詎爽明言詳季札之觀風尚分理亂知伯牙之在水豈曰譸張斷以不疑昭然無妄宜加黜職用刺禍心

學生鼓琴判

乙為太學生好鼓琴博士科其廢業訴云非鄭衛之音

對

夙夜惟寅雖無捨業琴瑟在御誰謂溺音苟未爽於克諧亦何傷於不撤乙也良因釋卷雅尚安絃期青紫於通經喜趨槐市鼓絲桐之逸韻叶暢薰風好濫既異於文侯和聲豈乖於曾子欲科將落合辨所操儻雜桑間之淫須懲煩手若經杏壇之引難責平心未詳綠綺之音何速青衿之刺忝司綿蕝當隸國章載考繩違恐非

善教

迴風變節判

甲鼓琴春叩商秋叩角樂正科僣時失律訴云能迴風變節

對

八風從律氣必順時五音迭奏和則變節絲桐之妙苟極寒暑之應或隨甲務以相宣因而牙動和飰牛之唱白露乍結於東郊援舞鶴之聲青陽忽生於南呂皷能

氣至藝與天同且異反常之妖何傷應感而起惡夫典樂官是濫科涼風徐動於鄭奏遽云失節寒谷儻移於鄒律何以加刑克叶之薰無令寘棘

五品女樂判

辛為五品官有女樂五人或告於法訴云三品已上有一部不伏

對

聲樂皆具以奉常尊名位不同則難踰節辛也榮沾五

命始用判懸僭越三人終乖儀制非道不處多備何為苟耽盈耳之繁遂過桀今之數廣張女列徒効尤於馬融内顧何功欲思齊於魏絳囧循唐令空溺宋音雖興一部之詞其如隅品之異請懲擾雜以償人言

文苑英華卷五百七